

五
雜
組

三

文
1174
(3)

082
501
Vol 3

五雜俎卷之五

不破榮次

郎寄贈人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江寧府志

唐太宗曰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紈綺婦人樂也貨選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

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

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而面貌父子兄弟有相

肖者美至於心雖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

巧勝於天也

陸士龍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齊之雍門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長見子之影以爲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爲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爲可嗟郎劉德願以哭貴嬪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丁鄒巖與之哭和士開母程伯獻馮紹正之哭

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皮膚二尺

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此必誤也李或是爵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入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菹皐陶色如削瓜闕天面無算膚傳說身如植繭伊尹面無須麋故知

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馮寶妻洗氏亦長一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而或立殊勛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庚巳編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三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三縑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

舜重瞳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爲聖人之表也後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

蕭友孜皆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肩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固自可入廣肩不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罔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

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上吾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皓然舉體皆白毛無一根黑者兩目昏昏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輒扮作東方朔余已見之十餘年矣人以鬚髮早白爲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之年二十餘鬚鬢盡白時人謂之王白頭後至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卽白今五十尚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天淵鬚皆數尺國朝石亨張敬脩髯皆過膝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爲倒挂必主兵厄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恹又曰耳門不容麥壽可逾百夫既富而恹矣雖百歲何爲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凡足有黑子者多爲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顯處多不往余見真州

一沙彌自頂以下黑子如織卒無以異人也
漢先主戲張裕多鬚曰諸毛繞涿居裕答之亦
云路涿君詳其語必當時以男子勢爲涿也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
之失歸之妖然漢寶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
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二十六曹事精爽
不衰至一百一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二十
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二歲食兼於人
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一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

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
六歲營力過入進食不異范明友鮮卑奴一百
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
猶存年一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二百七歲
金完顏氏醫姥年一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
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山東濟寧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國
朝成化癸卯也一百一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
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蜀雪山

遇異人致然。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閩中林太守春澤公太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歲乃卒。已酉歲余宅艱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圃。圃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歲矣。老而無子壻亦七十餘歲又一歲乃死。彼固無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於末樂中楚一盜魁年一百一十五歲尤爲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擢謝萬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

顏回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疎言非實用長吉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貴之輩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太守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

服松梅丸云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
火煮令白如錫饒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
大便常秘結太守公年老生菓水水不去口終
不泄瀉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爲監
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日加煩渴不
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
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
而蕭梁鄱陽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 國朝

慶城王有子百人二者足以媲美嬰亦王侯之
家固宜爾爾士庶勝侍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
累帝堯已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爲膳五代甚從簡
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嚴震
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之母阿儂者性
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狼所不
爲而人爲之乎

揚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

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侷卿相其人必
非尋常見解故于長於貨殖諸子无倦倦焉但
志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逐地利取于趨舍動合
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
作織造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倚權怙
勢納賄行劫如石崇王元寶之流迺豺狼蛇蝎
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猶頓之外卓王
孫家僅千入袁廣漢藏錐巨萬樊重富擬封君

析像皆逾一億糜竺僮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
况之輩又不論已其宅杜陵樊嘉茂陵擊網及
如氏葦氏刀閭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貨皆至
十千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刀達之於晉王
元寶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昊元雍動
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
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
天下金帛半爲金遼括盡矣國初金陵沈富
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二云太祖軍資

多取足馬後以事謫遼陽子孫仍富或云穴地
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
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台崇輩見之又不知當
何椰榆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
富也此子雲所謂圈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夫之儻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
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
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斷喪一一也嬖幸既衆

功不專精二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務求
美曼不釋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
要其究竟皆莫之為而為虞翻為子娶婦遠求
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天
闕也然而不盡然也

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
宋張耆子亦四十二人仲不聞其有他術耆諸
姬妾恣閤皆直馬廐每馬交合縱使觀之隨有
御葉無不成孕

顏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
千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人多負氣江
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黃頸處險而瘦晉地多棗故嗜者齒
黃然齊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瘦雖由山溪之水
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
者輒患至江南千峰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
有頸疾也至北方輿夫項背負重日久結瘤亦

如瘦狀但有面背之異耳嶺南人好啖檳榔齒
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貧雲
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
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
人卽昇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
一云不食豬肉故爾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
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

家取紫河車為丸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
血肉腥穢以為至寶不亦可恠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為佳相傳胞衣為人
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嫗如防盜
然而嫗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
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媼不足責
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產四男者
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

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李
公宿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疾
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枹罕令嚴根妓產一
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
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
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入產子如指
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異者不可
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

者今人謂之半男女也又有一種石女一云實
女無女體而亦無男體近聞毘陵一措紳夫人
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爲置妾
媵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入云與男
子殊無異但陽道少弱耳一云上半月爲男下
傳又入半擇
迦是也

晉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
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
性亦淫夫陰在首上不知何以受淫佛經載人

身受淫有七處前後竅及口與兩手兩足變也
今西北軍士有以足變當龍陽者史傳載有以
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
怪

孛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爲兄以其居上
也此西京雜記所載蓋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
矣然據引殷王祖甲許釐莊公楚大夫唐勒鄭
昌時文長倩滕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爲兄則
知後生爲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共胞靠背

而生者孰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復產者卽祖甲以卯日生黿巳日生良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一生一子十一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鈞內子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見之事也

陳后山叢談云郊城民妻有一子一子而雙生者七余聞之相入者婦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并生

晉時暨陽人任谷耕於野見羽衣人與淫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具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之年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

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當作官七十後卽一切名根繫念盡與勅斷以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於子與

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末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

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

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

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貿貿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不化往往有之唐周朴爲黃巢所殺涌起白骨數尺元董搏霄爲賊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一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袁弘血化爲碧亦是類耳相傳清風嶺及永新城婦人血痕至今猶存 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

陰愈明貫日飛霜蓋從古有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焉道家有換胎之法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爲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它人軀殼耳此事晉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或涉恠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最異者周時家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溫韜黃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恐未必實矣

人化為虎者牛哀封邵李微蘭庭雍之妹也化為
為龜者丹楊宣賽母也化為狼者太原王含母
也化為夜叉者吳生妾劉氏也化為蛾者楚莊
王宮人也化為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郝氏之化
麟則死後輪迴以示罰耳

黔筑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
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連襲
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踣地乃一裸體婦人也
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

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間其從者曰捉得
變鬼人也

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千之數之極
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
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巨毋霸符秦乞
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一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
者其駭以為異矣短至二尺時時有之即衣冠
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三十餘首如
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髮

首作僧坐竹籠中昇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
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

萬曆甲戌甘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

中人顏色如生不知何種人也

岳珂程史載姑蘇民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二尺國朝口西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郎接本徐自內出望之如金剛神焉一刑曹陡見之而悸溺下不禁自中所見長人此爲之最其短三尺者蓋常見之

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得一錢卽踞地共擲錢盡繼以襦袴不數擲裸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枕蓋無恒產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舖居之內積草秸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

空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
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丐
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
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
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
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主
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
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

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
長尺許今纔二歲卽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
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烏獲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
略不顯夏育太史噉叱咤駭二軍而身死庸夫
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
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劍啖肉
目眦盡盡裂主人按劍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
矣業雖不遂未失爲千古英雄也漢李關張稱

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蓋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章許褚馬超曹彰等非不並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虓虎輩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彭樂張蚝鄧羗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具宋令文彭博通徒闔氣力而不閑韜鈴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間哉鄧伯珣銅筋鐵肋不立

勳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大凡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不明徒一劇賊爾智術不足卽如關張吾不能無遺憾焉况其它乎

張蚝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割其勢後仕符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絕倫稱萬人敵官者以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於堯廟踢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

徒有力蓋亦矯捷絕倫者其守臺城却侯景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
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
舉之宋令文撮碓背書四十字以一手挾講堂
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博通之卧
枕陳安刀矛並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
平先搏戰三交奪其虵矛懸頭澗曲易若探囊
王彥章鐵鎗馳突勇冠三軍而與夏魯奇一戰
而躡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飲飛菑丘訢周處鄧遐趙昱而許
真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昝虎尾以繞
背虎弭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箭虎伏不敢動
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二一日而殺
五虎可謂蓋代神力也已若徒搏之世不乏人
也

韓延壽超踰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踢壁五
尋權武投井躍出沈光拍竿繫繩手足皆放透
空而下柴紹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

援壁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繩走竿多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

近代穿窬之雄其趨捷輕儻有不可以人理論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脚及明時坊偷兒着皂靴緣上六尺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魁劫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卽至怒曰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旣而嬉笑曰雖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

之此殆古之劍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陵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騶從出入呵殿甚都與指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玉帶爲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卽不然亦木客野叉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舞恐扛鼎之力不雄於此汪節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

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
百舌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
肉殆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欲取裝里惡少
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
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譟而擊之至於鐵尺搥其
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
遇獵犬皆受耳依久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
笑曰虎何足畏獨持一巨挺入深林中伺之且

暝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搏一虎生挾
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
碎其首焉斯亦卞莊周處之儔與此萬曆初人
也

小說載 國初有吳齋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
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
許有劇盜聞之將甘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
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
茶取巨竹本椀大者掖之若然碎爲數片盜心

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每遇力作時取巨組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豈在宋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

彭博通宴客遇暝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肴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爲之余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轅門三匝者爲合式時浙管中有十數人又其翹者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挈之殊有餘任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已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是可見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撲無對者如小虎梁興甫亦足以雄里閨矣但用之戰場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其儼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

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
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
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己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
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爲敵。
遂應首選，然通後卒，不以勳業顯，何也？十八般
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
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槁十四段十五叉十
六把頭十七綿繩套字十八白打十九之器余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
記所載若花敬定、喪元之後，猶下馬盥手，聞浣
紗女無頭之言，乃仕賈雍至，管問將佐有頭佳
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荅曰：無頭亦佳，乃
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淳安潘翁，遭方臘亂，
斬首尚能編草履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
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
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

老農矣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歌器其次也公
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玉
猪非不絕人倫侔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
縱非可以智力學而至者大約百工技藝俱有
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
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二十六
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鍊才下一關二十六戶一
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皆出戶前唐

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人巾
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
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段瑄渾儀遞相祖述
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匱中
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壽
一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獅鳳
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宮前飛仙六
人子午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
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國珞

五經集解 卷五
瑪竇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冊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識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 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常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

聲也又魏國公太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級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

汴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或云木經女所著也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者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卽幾希之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達算術再傳之後漸

失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上華陀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奕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傳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真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麵坐未溫而麵具侯恠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絣纏紆者也自

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鐺報
時枕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
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
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欵器指南車之屬皆能
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鍾律
曆法尤極精辨而喪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
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
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爲神宋時真定木浮

圖十三級勢尤孤絕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眾
工不知所爲有僧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眾維
而上已而却眾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
下不聞斧鑿聲也亦神矣 國朝姑蘇虎丘寺
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縉不可一遊僧見之曰
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閉戶
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見其補綻
痕迹了不可得也二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充
奇

算術自皇甫真曹元理趙達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慕容懷文傳載晉陽館有一蠕蠕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具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剥而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算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又高一着矣隋諸葛穎宋邵堯夫其次也國朝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

算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廠中可算若干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所著勾股則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六分論發揮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問之皆不得其傳爲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遷，然皆胡戲也。列子所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趨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五臟癥結，華陀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技，其通要眇鬼物，猶或

憚之，况常人乎？甄權、王彥伯、張仲景、葛洪、錢乙之輩，史不絕書，觀其著論，造極投七解厄，若運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以意取効，豈必視方哉？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後以意行之，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入而已。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而愈。王太后病風，飭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菁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鱸，不

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啜芥醋而
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
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
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瘰癧錢乙以土勝
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
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
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宋師古之食掛徐
嗣伯洽老嫖之針疔賈耽視老人之蠱瘕徐之
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

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
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
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
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
矣

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廝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
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
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
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強不能使藥二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荅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為脉以精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窟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踈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

也噫旨哉一幸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効而張憬藏以乳煎草撥飲之立差韓晟矢貫左髀鏃不出者三十年劉贊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針而動履如初朱彥脩治女子療疾皆愈唯頰丹不滅身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剝破腹背斷截腸

胃抽割積聚，瀉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龐安常以爲史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殊恠僻，非人意思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蝨瘕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之，又有噎死剖腹得鼈者，白馬溺淋之恚化爲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

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捩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教以勿食良久，灸猪肉一大臠，銜而勿嚙。如此半晌，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暴下如傾，得蟲數斗，尚能動。云此蟲惟月二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炙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殲焉。西湖志載醫

者爲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爲衛承務
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
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煮藥飲之吐痰斗
餘膠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
么麼俄長數尺倏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
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猱
藏頸樂神藏鼻中何異
有皮膚中生蟲如蠅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

雄黃雷丸爲末摻猪肉上熟啖之有手足甲忽
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
身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恒者寒
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痒痛不
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
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
甲大去之復生以荆三稜蓬莪木爲末酒服之
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
忍者熱證也大黃朴硝爲末水服之此等奇疾

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鈎竟無能治之者

宋秘書丞張鏐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記載無目表弟亦然可謂異疾矣

陶穀清異錄載蓋屋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聲發於齧齧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來聲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呵殿以次入口中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卽似車馬驟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哺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二

寸血色氣纒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所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怪病多痰醫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山東室人產後虛悸每入昏眼卽有氣一股從下部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殆矣諸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以胡黃連一進而熟寐一晝夜諸症脫然萬曆

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卧一僧喜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迺飛騎迎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蘿蔔子梔子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凡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無疑僧亦媿服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閩中推薛生也

五藥各 卷五
古之醫皆以鍼石灸灸爲先藥餌次之今之灸
艾惟施之風痺急卒之症針者百無一焉石則
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爲要今則
一意切盼貴人婦女望聞絕不講矣夫病非一
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猝變而區區仗
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脉亦已踈矣况藥性未
必遍諳但據本草之陳言脉候未必細別徒習
茲瀆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慎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三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

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卽別其吉凶
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
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衆攘奪齊每
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
醫未有及之者卽謂錢乙復生可耳貴人之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
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
成胎以後勿復再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探取其
口中血者有謂懷胎十月勿食醲厚煎燂滋味

者至於燒臍煉砂兔血稀豆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况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大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無復兒聲者此蓋長平坑卒南陽貴人之比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凶即可辨識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無虛虛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

乏守禁忌節起居慎調護謹飲食卽凶亦有變為吉者如其不然足以速其斃耳至於藥七之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為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健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劫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可

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剝李業興以坤上
艮下艮為山山出雲占為有雨吳遵世以坤為
地土制水占為無雨而卒無雨上一牛先起得
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麴紹以火將
然烟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
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
咎百不爽一今江湖方外尚有傳捨骨相者如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

中又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
賤文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
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
叔奇弓雖轉屬它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
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笏者
相休祐笏以為多忤休祐以褚淵最為謹密乃
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
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
知者耶它如李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鬚甘侯

頭低視仰馬周火色鳶肩博識者自當辨之未
爲神也
李筌爲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
之生賈耽爲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
患二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筌註黃帝陰符經推
演幽奧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
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上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姑
布子卿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

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
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
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珥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
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
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僞命而哀求李晟以
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
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汚卒脫於死前
知者當如此矣

余妻父鄭叅知述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訪之歷歷如嚮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志之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問道人道人道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益自負秋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人試之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

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譟家致萬金嘗至閩一見宋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學或布衣或掾史貴郎丹青地師辨析無豪釐差謬人亦疑其有它術者余問扣之曰此無它

但閱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

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實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夫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劄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人口竟保衣食而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志載許志康論太素脉謂可上人之休咎如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而知元澤之登第也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真州江進之廷尉

言有易思蘭者太素脉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各二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月補官問可得否易曰據脉夏方得行官期在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脉爲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脉見者其說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脉其言視易尤爲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閩聞黃有

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女
車致之其辨人貴賤上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
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
之卽瞭然矣時諸客遞診言皆如響問及婢僕
脉亦知之余潛以手往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
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適直貴賤禍福
皆直言之故時爲人毆辱隱深山中惜其絕技
終泯泯不傳也

五雜組卷之五終

五雜組卷之六

陳留謝肇淛著

精義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
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今雲屯林
立十得四五聲價卽燁然矣大約子平爲定體
五星爲變用譬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
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
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

習之而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
瞽之所能測故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
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
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
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
能靈而今之瞽師村究槩能推生剋衰旺之數
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
名造物卷之六

世間敢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一家耳蓋其取
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
世人喜諛覲福徃徃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
見此一家有名傾華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
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
先筮意之不得則強爲之解以求合其富貴之
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
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

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柄鑿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京山曹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姑蘇偶聞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運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干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爲用離則爲敵豈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蓬頭者其

術勝曹惜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眇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時而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太祖高皇帝已定天

下募有與己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二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二布政

司爲籠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間氣固自難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

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至貨粉
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則迥
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
日時盡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既於庠同無子
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闔然其後
乃相繼舉三子卽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
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末康
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
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内召然虞授御史聲勢

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爵爵以
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
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爲造物
所忌旣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爲富不仁虞固
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一士人亦若此蓋
以富貴享用折算耳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
易或凶惡而富壽或良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
因生平作爲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萬曆丙午浙中有酈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

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驗余往訪之酈以片紙書
數字內袖中既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
關雉鳩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有人來上者
有數事輒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
是名益嘔然余細覈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
其未來事分毫不驗也先是廣平有籍大成者
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
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但自
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

攝之有人苦疔瘡無力大成爲呵一氣卽攝一
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少頃疔瘡如
故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
越獄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須受之必不死也
已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宗大成
而失其玄妙若酈生者又不足數也

嘉隆間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
四明袁文榮當國寄一白某子託人問子汪曰
白者北也某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

子也。但此基于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剋之理推之。此老不久
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
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頃刻花者
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卽生芽舒葉。又食頃生
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魚其中撥
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
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一尺許插入口

復抽出。又有仰臥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
兒穿梯以升直至其顛觀者毛髮灑灑至於舞
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丐者有大戲猴戲
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
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
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
開。今取大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
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較
耕錄載三升蝦蟇者亦然。噫亦異矣。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閣而知烏程長
之死李邵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
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
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禍赤蛇分道許曼知
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鬪破
李南襄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
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
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擅其
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闢其室五

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
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
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
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
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
最捷蓋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
山無人之中獨坐結念更有符呪役使百神若
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卽如紅線蟲隱孃精精空

空之流皆此等輩耳。國初有冷謙字啓敬導
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卽跳入瓶中
撲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
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鍾髮髻握土
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劍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
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
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劍術有一僧語
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

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
紅線隱孃及崔慎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
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
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
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
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
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
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士

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
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
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
相去數千里日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
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
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嘗無其人也

傳記有周文襄見鬼事蓋已死而英氣未散魂
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

年忽往來人間言未曾死則妄矣近萬曆間又
有稱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
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賀水部者非
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戾
太子也

夷堅志載法術若毛一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
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
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卽起有游僧過見而哂之
俄而呼兒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卽四方禮拜懇

五雜俎 卷六
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見
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
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
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衆中有僧
頭欵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卽吹烟
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
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
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
有李智者甚與毛一公相類也

木工於豎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
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嫚歷見諸
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
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
不知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
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
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
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
則邪無從生

夷獠中有抹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母中入則夜為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之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抹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籍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一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肩鑰甚固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

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攝其魂以為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臣篋中有一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遇天使而求金占失僕而假策伐龍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救墮梁於十世之後免重辟於黃沙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頑悟絕倫不能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

及聞州僧與衙校推禍福恠而扣之僧曰盡子
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卽以爲課
與日時推之累日盡得僧之祕但有駒墮三足
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乃知人
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
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鼯鼠也劉
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
華之識海鳧龍肉也諸葛恪之識俛囊也陸敬

叔之識彭侯也何承天之識威耳也陸澄之識
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審蓋也斛斯微之識錚
于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
獻乘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痕也段成式之
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冤氣也傅弘業之識虎
雌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贊寧之識蚌淚畫也
此以博識得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
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荅令壺齒也楊脩之
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

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識者不可以強而致也至於鄭欽悅辨任昇之銘據鞍繹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永解近於神矣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斯為次之其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為黃絹之重儻而去姓得衣之叙委時百上之解不過離合之蟬婦作者固可厭而解者亦不難也人有一目數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

遲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二也一覽無遺則嘗有之矣閩林志避雨寓染坊得其染帳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一古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莫知為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鼎讀百韻詩一遍即誦又能從未倒誦亦絕世之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也此

陸澄所以有書厨之誚也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仲李
南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
子楊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
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
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
免治長災則真以為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
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羊汝得其肉我食
其腸又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

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余謂雀作
人言固可恠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
恠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廁神而獲聞蟻言又奇
矣

元時有必蘭納識甲者貫通二藏及諸國語凡
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
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衆無不
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難又甚於
介葛盧等矣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為市井凡庸之人課
無不竒中至為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
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
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為諛
詞其不驗要不足怪此言政與漢郭玉論醫相
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
驗彼務為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若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
生者善為之試以小事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
之法至於占解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
亦懶且以為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
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
為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教之言
多竒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
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
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
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古人謂著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上則六壬
備矣患人未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
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
太橫庚庚之類似非當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
其占亦多竒余於己亥春爲友人筮補官得僵
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擇
也余解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
無何獻播俘至日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柰
何旬日而外報之計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
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管上漚澗之東西詩所
謂考卜維王宅是錫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
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樗里始然漢時尚不
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牢不可
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
回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犁爲平田者
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矣世人
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撥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
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孫何
家也其宅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
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
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
裕子孫本支人各為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
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壠百數
豈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
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

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况為其術者各任
己見甲以為善乙以為惡豈然聚訟迄無定評
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
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
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闔門百
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
命脉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
耶
葬欲其速朽也此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

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
楸森鬱死者之宅未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
必待吉地暴露路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
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
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
不求福則無禍人與國固以不妄陳文辭而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
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殺也水蟻之患可
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為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
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認得真龍耳龍真
穴真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竒者先看向
背沙水而後以已強合之誤人多矣

有龍真而穴未真者氣脉未往也故好奇者有
斬龍法譬之入方達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
爲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吳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
後犁爲畝畝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

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
無成者有爲時師所悞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
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
山開田爲陂圍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
動十載譬言人身鼻有缺而雕望爲之縱使亂真
亦復何益况於勞人工絕地脉未能求福反以
速禍悲夫

余從大父觀察公諱廷柱於書無所不讀聰穎
絕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著堪輿管見人爭傳

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
巨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
甚孤丁孑然幾斬竟不能有鬻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取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
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
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
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所謂有禪聖
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闔操縱進退取舍奇正
互用虛實交施或以予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

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
信兵法之上乘韜鈴之祕軌也棊經十三篇語
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
而已矣

奕秋杜夫子王抗江影王積薪滑旻之技不知
云何卽其遺譜亦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尚有
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鎮神頭二勢婦姑
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
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

纏累所謂張置踈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爲
之耳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
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入而不制於
人而已

唯其求制入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旣而交戰終
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爲彼所得而我受制
矣先在彼者棄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
棄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弁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自所見新

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
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
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爲太官丞
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爲王所困名
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士一時雲
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末嘉有鄭頭陀而技
俱不勝王洎余行後聞有宗室至諸君與戰皆
大比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爲敵手無何王
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主也汪與

王才輸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野戰之
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
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到溉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
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
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
但天資強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
能覆之至其攻取大略卽數年後十猶可覆七
八也

王六合與余奕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推余穎悟謂學一牢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尚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奕難於戒酒也邯鄲淳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製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說法曰從來十九路迷悞許多人則與今無異矣

象棋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卽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尚有未盡者蓋善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棋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棄小圖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

唐玄恠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棋遺製所謂

天馬斜飛輜車直入步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

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王有弟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為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散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官爲勝亦有任

人打子布滿他官使之無所歸者謂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三百而決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周曰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今之樗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太博則六着小博則二莞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盧雉

犢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
餘人並黑犢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
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又曹景
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
與犢塞皆差一子耳大約黑而純一色者爲盧
相半者爲雉黑而有雜色者爲犢塞以今戲子
譬之則渾四爲梟渾六爲盧四六相半爲雉其
它雜色則犢塞耳今之樗蒲朱窩云起自宋朱
河除紅譜一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

子三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側
立不作光獻盤旋二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
秋武襄平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譎術乃更
勝真

投壺視諸戲最爲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
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賀革置障
石崇妓隔屏風薛春惑背坐反投而無不中技
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卷

簾鴈銜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二十餘種惟習之
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
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
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習此戲

藏鈎似今猜枚如西陽雜俎所載則衆人共藏
一鈎而一人求之此卽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
梁冀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其
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但亦有精其術者
吳門袁君著有拇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

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
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
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
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棊之戲世不傳矣卽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呂
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
全不似也弘農楊軍六歲味彈棊局云魁形下
方天頂突二十四寸窓中月想其製方一尺有
四寸其中央高者獨圓耳今閩中婦人女子尚

有彈子之戲其法似圍棋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一而留二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心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卽彈碁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

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劍相詬尤可笑也卒落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其二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三才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一爲正牌不對者八爲雜牌二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

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敷衍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朱窩近雅而較圍棋為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十子圍棋之類一十四
委巷見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一道先至者勝此古蹙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三子聯則為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曰貫曰十曰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

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二駟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提取之曰旋螺城按經籍志有旋棋格即螺

城也然螺城各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即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即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反而擊人之單騎行至函谷關則非疊十騎不

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米
不得行而臨終尚有落墜一局所謂行百里者
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爲雅有賦文亦甚佳但
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郡
一司農合肥人也懇余爲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
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
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秬肇製儒棋有仁義禮
知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噦不堪戲者戲也若露
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邵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
格卽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俚俗不知尹
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
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宋以前有葉子格及漏金葉子格金龍戲格
捉卧壘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
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尚

之又歸田錄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青瑣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珣鮑靚麻襦單道開黃泓王嘉郭慶臺產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禪治化如圖澄之仕石虎羅什之從呂光微言曲誨利益多矣索

統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澹之言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車鄙藝會中

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迺知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脩行不遂爲禁衛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際一覓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旣生一子何

愚法種無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
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
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碍者尚在道安佛圖
澄之後乎

晉會稽吳仲御能作水戲操柁正櫓折旋中流
初作鱷鰲躍後作鮪鯨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
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
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
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嚨清

激慷慨大風應至含冰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
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
不駭恐此與李暮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
人也

晉石垣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千里往
弔或同日其時咸共見焉又能閤中取物如晝
無差此亦曇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
矣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梳字知兀木之復來

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諷存焉
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立
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
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
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
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
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蓋奸淫奇喪之所托
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
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獲禱而一郡之
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而甘雨
至楊媪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
而世猶信之不已何哉

漢文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

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

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

至於男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爲盛而江南又閩廣爲甚閩中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有疾病卽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醪相望於道鐘鼓饒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哀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卽請邪神香火

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闔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烟燈燭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卽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僞又

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
巫尤甚其治病祛災毫無應驗而邪術爲祟往
往害人如武岡姜聰者迺近時事也吾閩山中
有一種畬人皆能之其治祟亦有小驗畬人相
傳盤瓠種也有苟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
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間有呪術能
拘山神取大木繩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筭其
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筭其欲而後已
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鏃移癰疽向庭樹

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真符呪非
幻術也諸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
遊僧中有燃眉燃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真有
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偽者又不論也

穿楊貫蠱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齒
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卽
羿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
基矯矢而猿號蒲且虛弦而鳧落射之神者也

后羿之曠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
帝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伎者也
蹲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
昏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逸巡足
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名所至鳥雀皆
絕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
廙射之猥者也

嘗於德平葛尚寶家見一胡雛擊弩射飛弦無
虛發每射棲雀輒離數寸許弦鳴雀飛適與矢
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
吳門彭興祖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
步之內無不應手而殪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
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銀略與此同惜
不用之疆場而但爲戲耳

古者射御並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並稱而
今舞法不傳矣嘯味並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
猶可想像見者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必非輿倖
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緬曼旋懷必

非羽籥樂童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
若數部鼓吹林壑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
况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遽無其人或
吾未之見也

五雜組卷之六終

五雜組卷之七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一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
其餘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
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褚虞薛亦傍山陰父子
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
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
曾與二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

五經系 卷七
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海書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鷺之歎人之不服善

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強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病也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
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
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一由資性之有
限不可強也即使可強而同諸君子不爲也千
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
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

右軍真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
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二百

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
懷琳絕交論真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
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
見褚遂良黃庭經紙是研光下筆皆偏鋒結構
疎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真蹟雖劣猶
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太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
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
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爲言箴其短也如

洛神賦直是取態而摹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
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
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
要其神氣生動踈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也卽
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
有細踈中有密自不敢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真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一
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

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踈脫亦且神氣索莫
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
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
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勁輦然拔山伸鐵
非一意踈放者也至宋黃米一家始墮惡道

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
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花蘊

奧悉中蔡窳雖培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乖之論險絕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蘊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戶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覘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瘦勁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換高正臣之書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

懷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幸不幸哉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謂叉手竝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旣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一主但骨力不足故風采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嶮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

五
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真帖初見甚可喜
良父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二家遠甚而時帶
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
鮮于困學錢翼之巉巉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
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年
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
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杜撰撐

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
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
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効輦託於自成
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口臨蘭亭一過蘇子瞻哂之謂從門入
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
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
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
往與屠緯真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

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己
之手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爲然
古無真正楷書卽鍾王所傳季直表樂毅論皆
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
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國朝文徵仲
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
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
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

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
藏文敏尺牘三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
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
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真蹟方得其運筆之一
古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綜俗筆如詹孟舉宋紳溫沈民則
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模倣而氣格愈下自
祝希哲王履吉一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
而稍偏王媚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

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儷豐道生寔淳化之優
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
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
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
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巖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
黃米三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卽
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踈脫

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
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
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
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手神華實相配筋
骨適均度乎升山陰之堂入未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
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
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
拙或真或贗皆不可知卽其筆法篆文或繁或

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
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
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
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
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
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
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
以秃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

爲秦功曹上蔡衣鉢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
百年間惟李陽冰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
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
其於斯籀之學槩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
下世不乏其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
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
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絕響矣
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數

者大都標置為體而學問踈矣唐陳惟玉李陽
冰以篆顯者也嗣茲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
入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
篆刻擅名一時求者爭常滿非重直不可得震
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為漢筆亦以趨時好云爾
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一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景謂小篆凡周秦以來
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知之未樂初入中書
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

不為禮一日對太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逢龜起
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
亨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未必
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
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
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一君工八分者也
新安詹泮永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
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

仁善漢書。其為余題積芳亭扁額。得中郎遺法。而世罕有。具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

今國家詔勅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官殿寺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嘗謂藉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模範耳。自後官殿中書者。皆習姜體。而不及。惡其音程。往往書以便賤。隸謂之齋書。

命書字體謂之真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迺迺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韋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聖帝為書。觀者如堵。情其筆蹟。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

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
南宮朱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
置成體雖非真正楷法而風韻迥遠自然不俗
趙集賢扁書一如真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
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真書差
多藏拙吾閩林布衣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
善天做晦翁而口誦張比部焯得法於米而參
以己意其所題紙筆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
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焯
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焯余謂非
焯罪也焯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
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鐫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
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 太祖平建康急
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礱以應命
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焯動遭排擊亦不幸矣
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鐫已字比比也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

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末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無遺憾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于瞻晦豈不其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

魏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卽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其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

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
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
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
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絕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
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
滿紙臧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
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
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

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構作何結熟體勢法
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身之如此既久方
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沈瀾容
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而
加以潤色卽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
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
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
具非今日具一自明白具一口也若必點點畫
畫求之夫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惜人

未有悟者

凡真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
幾并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矣真淳化
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
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為古今墨跡之冠
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真偽不無混淆
蓋王知微等識鑒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
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
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為之君遺籍

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括訪極意剖析去饒鼎之
十二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形管扶名
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盃之閱勒之貞珉以布
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儻不知
幾十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
久漸致亂真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
黃庭為然矣 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
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無神手萎然不振僅足

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太厄也耳食多而真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鑄之李陽冰書自篆自刻故知鑄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入作碑必挾善鑄者與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

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鉤廓填上石而自鑄之毫釐不失筆意閩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入耳不關書法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
劉瓌之南齊有蕭宣穎北魏有崔浩北齊有魏
仲將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陁
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真蹟稀少
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
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
馬承禎以高尚掩郝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
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
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業

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嗚乎自古已然何況
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彌勒頌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
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彤管此
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
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
勅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
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
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
狀勿拘真行者而詰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
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
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
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
用其它借名屬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
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
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
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
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
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畫手
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
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
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
雖聲價重於一時而耻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

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
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
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為潑墨頃容始尚枯
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為平淡高遠之致遂令
寫生闢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
熙范寬輩出天真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
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
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

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
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
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
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
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
然松雪間出獨汎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
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

五雜俎 卷七
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
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
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
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一尺有五時猶
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
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詎以爲極細
若在今猶爲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
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茶鬱

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
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自
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
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
求仇實父子做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
龍眠山庄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芒巧思
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

書圖畫孰師外出而衆稚子戲劇之狀備盡形
態仇實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蛛且
上且止恍如生動不覺爲之閱筆固知名手自
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箇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
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
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
絹素爲辨非知畫者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馬卽命爲曹韓韋見牛卽

命爲韓混戴嵩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鷓鴣卽命
爲宣和見馬卽命爲子昂見模糊雲樹卽命爲
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
夏昶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窓和
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
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
者如吳小山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

時至沈啓南出而戴畫廢矣啓南遠師荆浩近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真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懋功莫廷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仲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爲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奇下筆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卽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

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坫當屬此生
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
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
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
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其廢故事談者往往
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
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

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
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
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展子虔閻立本輩
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
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它如懿宗射
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
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氏擊壤老子度關宣尼
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一疏祖道元達鑠諫葛
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

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
法度易於循習耳

江南顧闳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
廣蓋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
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闳
中夜至其第窺竊之目識心存翠日圖繪以獻
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
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姪姪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

然粗俚無復髮髯矣

王拙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聞雞
斫脰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
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
皆高於李反為德裕見容圖可見當時好事有
一傳竒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

宋而此風絕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龍至宋明帝
時累月早曠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

澍雨繪事既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
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
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二停九似蜿蜒升降
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
何以傳授而致精絕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
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
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絕筆元宋及
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
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

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畫黃筌父子畫
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一百四十餘幅蓋
江南之亡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
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
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良獄所蓄
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
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
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
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璣
之何尊師專畫猫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
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
托於是以致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
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
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

穠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
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
厚爲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
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
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
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
名不出里閭悲夫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一家可謂切中世人
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

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
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自於人或置錦
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
家余謂今之統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
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
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
看堆放櫥麓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
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
弟燻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

以賞譽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
權貴直贖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一厄也
蠹蠹漸盡永辭人間一厄也噉名俗子好事估
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太駟貴賤
懋遷纔有贏息卽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
門空鎖楊笥疑塵脉望果腹五厄也膏梁統袴
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
潢面目損失奸偽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

國破家亡兵燹變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婦同心賞鑒而賞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宮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弗興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

得者而僅止乎人取則宣和好尚之偏也觀其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自未必售也其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故事卽閣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真本也以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閣立本幽風圖王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有不能盡也其它墨跡

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
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織綺奢鄙各世
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
籤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恠也
近來亦聞頗散失矣不即乃藏書古今辨異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
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
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轍城等皆非善書者
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上筆可了

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迥別
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
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
曉者豈技藝亦附畫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
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
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
貧賤徒虛語耳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
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

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
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藏書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
隨意翻閱間卽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
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卽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卽
妨點污卷摺不謹又虞皺裂壁上大幅尤費目
力藏則有蠹蟻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
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
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

古帖米於事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
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鷹之展足也鬪牛之豎尾
也子路之木劍一踈之芒屨昭君之帷帽也雖
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 國朝戴文進
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 宜廟嘆其工

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
之漁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
垂釣者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

景耳宜乎讒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塔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
百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
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
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
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
殺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
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及乎爾者也可爲
絕倒

五代東丹主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
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
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
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
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
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
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
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
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蓋時尚畫人物故也
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
去杳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
傭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
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
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真令人竒駭但不過俗
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
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曾生鯨者亦莆人而下
筆稍不俗其寫真大一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

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名之至草草審視不
移時卽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白而像
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
然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
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釋之
戴德黃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
筆今黃之子孫尚留傳其二云技之厄於不知

已而伸於知已如此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
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入 觀謁太宰吳
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
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
以畫匠辱我木夫徵仲聞卽自拂衣歸二事皆
相類宜乎閻立本有斯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
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真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

化之秘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
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固不窮極
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
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子墨則可耳必
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上筮次之棊損閒心畫爲人
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
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固不涉獵而究
竟無成皆同襪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

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
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右軍
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看鬪牛米元
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
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礙至
於海上之逐臭蔡人之嗜足統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歎曾皙嗜羊棗
屈到嗜芟宋明帝嗜蜜浸鮓鱖崔鉉嗜新捻頭

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翱毋喜食雕胡
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滄珈鮮于叔明
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
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
殆不可以入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
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顛之輩未有逾
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
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

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
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
上不動聲色者卽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
若曾學士紫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
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
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肉之至銅人溢出而
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倍一杯遂訖三
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擲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
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

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壘錯陳
以盡一几爲率吸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
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
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應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
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
何論飲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二十餘斤其
人長至一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
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

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
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廉將軍乎近代搢紳中
如啖猪首一枚摺胡餅高至一筋者往往見之
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半
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勦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
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蟇躍出衆擊
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鱸至數
斗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

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搏
王荆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
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
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
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
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
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
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

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譽言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日時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摺紳中有惡鴉鳴者且課吏卒左右殼琴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

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之泚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卧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強起閱庫藏白鏹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

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
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
錙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
矣
范雲欲預冊命祈醫速瘳不顧三年後之死也
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其甚於生者苟奉倩
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
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
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
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
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爲哉

部	文學
卷	163
冊	(三)
頁	五



